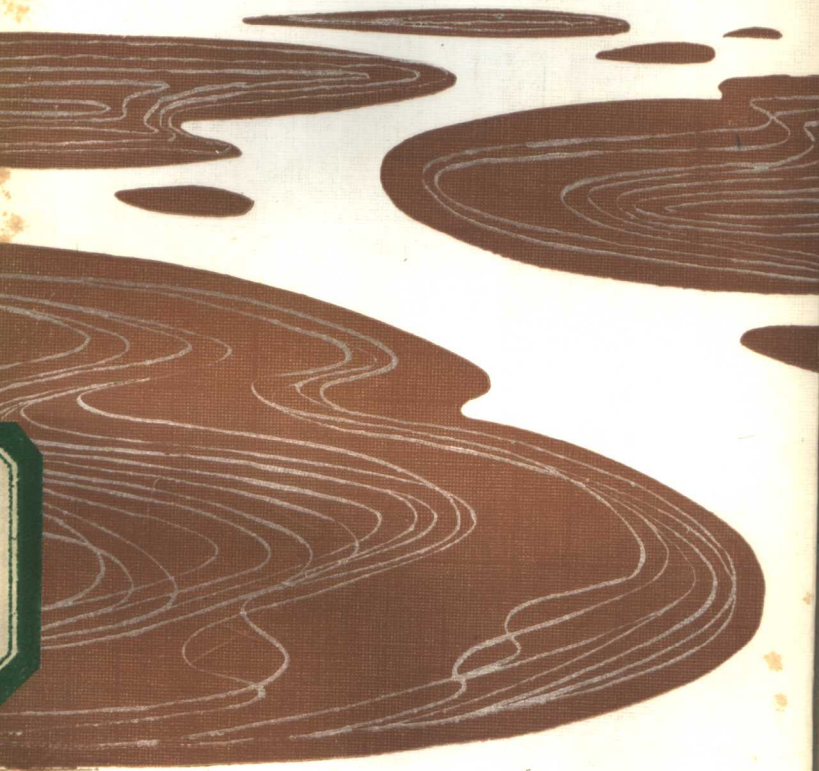


I267/49

闽居纪程

何 为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库存书

闽居纪程

何 为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居纪程

何 为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6.2222印张 4插页 92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60

书号：10173.338 定价：0.60元

自序

《闽居纪程》二十六题，是我迁居福建的二十余年间，以福建各地的山水风物和闽西老区为题材的一本散文集。根据显然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分为上下两辑：上辑起于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五年夏，下辑自一九七六年底至一九八一年底。其中数篇，过去从未结集，现在一并收入书内，大体上勾勒出我在闽二十年生活历程，一个粗粗的轮廓。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两辑之间有一大段时空的间隔，前后相距达十余年之久。历史的沉重脚步也在这本小书上跨过，而时代的巨轮又令人惊异地一度逆转。有人说，对那被剥夺被浪费的十载岁月，对国家和民族皆无作为反有损害的十年寒暑，对那一大片无可奈何的空白，每个人失去的十年，一律不应计算在年龄内。

这自然是聊以解嘲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能

的。本书后一辑对十年的风云变幻，略略有所反映，也不过是沧海一勺。我仅仅写出这一部悲怆交响乐的几个音符，几个简单乐句。激荡的生活际遇，暂且埋藏在记忆里。随着时间推移，或终于能剖视出时代和社会若干侧面，其时也可能试作十年春秋的几个“乐章”，对逝去的空白岁月稍稍添上数笔，聊作人生的补白。最大的遗憾和欠缺，最难弥合补回的是时间的损失。在这刚刚到来的一九八二年，我只能老老实实承认年至六旬，亦即所谓花甲之年。年龄只能增添，不容减除。陶潜诗云：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的“盛年”已过，在进入老年之时，自应更加惜取每一个大好的清晨。

三年前，我在一次谈到散文时说过：作品总是跟时代、国家和社会的脉搏跳动息息相关，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作家离不开生活的波涛和激流，在撼天的政治巨浪奔腾卷来时，要么是奋勇破浪向前，要么是被无情的漩涡所吞噬。汹涌澎湃的浪尖上，有几个真的勇士，又有几个无畏的强者？我两者都不是，只能挣扎着浮泛于大海边沿，向着陆地奋力泅游，自问无愧于心，如此而已。感谢生活大海的赐予，本书中若干篇什留存着一星半点浪花和泡沫的痕迹。字里行间容或出现某些被淘汰的姓氏或过时的名词，如同过眼云烟，变为历史陈迹，

姑且一仍其旧。倒是从中取得的教益，在今后创作中足资殷鉴。

一九五九年春初，我和我的一家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福建。此后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岁月，一生中最宝贵的“盛年”之时，与地处亚热带的闽省竟然结下不解之缘，这诚然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最初，我也曾经有过惶惑和迷乱的时刻。我常常寻思，关于我这一段路程的开始，并不是由于我的抉择，而是奇怪的历史铸成的，一次偶然的安排。这不是一段很短的生命里程，而且也不是一条布满阳光和鲜花的路。有时候，我甚至惊异于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然而我终于走过来了。

在忧患离乱的十年间，我几乎是孤独地，跋涉在风雨如晦又是荆棘丛生的荒野上，摸索着前方的道路。漫漫长夜，无边黑暗中，听着自己蹒跚的足音，更觉得周围的荒凉。但是，当我每每穿行于歧途与岔道之间，心里似乎总挂着一盏明灯，有一朵不灭的火光，指引我，照耀我，鼓舞我，使我不致于迷失在榛莽丛林之中。毕竟，我没有在“方吾生之半途”停顿不前。然而时至今日，当我有足够时间，从容回顾重山叠水的生之旅程，回顾我过去的艰难步履留下的长长一串足印，反而有一种近乎漠

然的平静之感。

我似乎惯于冷冷地注视自己和自己的昔日了。

记得多年前，我从荒僻边远的闽北山地，重又回到福州后，一个深秋的黄昏，我忽然想去寻访郊外的一处旧居。整个六十年代，我住在毗邻小柳村近处，一排楼舍下的一套屋子里。一个人对自己住过的老屋，总是有许多温馨的旧梦可寻的。而在这老屋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却是做了一场阴森可怕的恶梦。

难道我是去寻找旧时的梦中天地吗？那又有什么可追怀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重走一次往日的路。信步所至，穿过一条熟悉的木板小桥。桥头下那几家小店铺的门面依然如昔。四周仍旧环绕着田塍和池塘，浅浅池水里倒映着伛偻树影。拐了几个弯，我慢慢走向当年寓居的旧舍。大路旁边，那条铺满砂石小路尽头处，便是我住过十年的老屋，我们在福州最早安顿下来的那个家，驮着苍茫暮色，沉默地呈现在眼前。

秋之暮，微风吹起脚边的落叶，飒飒作响。我迟疑地停住，四顾无人，茫然徘徊在凄迷的落日光里。一切如旧，一切又都变了样。昔年朝夕相对的景物都变得生疏了。楼屋是我到福建后新建的，如今蒙上了灰黯的风尘之色，显得衰败破落。小路通向大门，路边两侧，我亲手栽植的那几棵垂柳，犹

子们从飘拂的绿柳柔枝下向我奔来，伴随着雀跃欢呼之声，争先恐后紧紧抱住我。蓦地出现的幻觉，顷刻间又消失了。现在柳树早被砍除，影踪全无。我们一家人苦心经营过的一块小园地长满杂草，荒芜不堪。那棵移植三年的玫瑰葡萄树苗也不知去向。那年夏天，孩子们天天翘首仰望的葡萄架上，成串的紫色颗粒如同透明的玛瑙，沉甸甸压着棚架，十分诱人。眼看辛苦培育的葡萄成熟了，我们的家却被迫搬走了。

我犹移地举步，从小路登上屋前的数级石阶。有如奇迹一般，我忽然瞥见，刻在阳台墙垣边上，有几条依稀可辨的粗粗墨线。走近细看，居然发现褪了色的年月印痕尚未消失。那是孩子们上小学后，有一次贴墙站着，依次画上了自己矮小的身高标线。三条线上各写着兄妹三人自己的名字。现在他们都在艰难年代里长大成人，各奔前程，他们在壁上自己刻下的金色童年，童年的欢乐时光和少年时代的苦难日子，大概都早已淡忘了。而我是记得的。这天傍晚，意外地看到孩子们的童年高度线，不禁为之怅然。

油漆剥落的大门紧闭，昏暗窗户内不见人影。这黑沉沉的屋子里，有我们一家的十年往事，十年沧桑。今天我站在旧宅的门槛外，只不过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罢了。谁是这屋里的主人，与我又有什么

什么相干。我原无叩门之意，则我又何必在此久留。忽然感到萧瑟秋风中夜寒袭人，我于是悄悄离开老屋，正如我悄悄地向过去告别。

闽居二十余年，我到过省内不少城镇和乡村，从闽南到闽北，从闽东到闽西，这本集子里的篇名，就是我行程的注脚。这里每一篇旧作中，我对自己相知的土地和人民，倾注了我的感情。

一九七九年早春，萧乾同志从北京寄给我一封信。那几乎是一封眷恋故土的来信。他在信中怀旧：“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我曾在福州仓前山教过一年书。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就是以福州为背景的。”他认为“东南沿海几个城市，包括厦门，福州最象中国城市。”“对榕城，我有许多美好的记忆。”他的记性真好。尽管只住过一年多时间，他不能忘记闽江的月夜，鼓山上的露营，仓山前一种野花，“如一朵朵雪球”。他说：“我特别爱大桥头每晨的花市”。还有西湖。“这些变了没有？”总之，全信可概括为一句凝结着浓重乡思的话，“福州是我的第三故乡。”

重读萧乾同志的信，我总是默然报以会心的微笑。真是无独有偶，福州也可算是“我的第三故乡”吧。不同的是，我居留的时间长久得多。如果萧乾同志有朝一日重游旧地，无疑可找到五十年前他的足迹所至那些地方。当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这个城市不断“变”了。近年来更是大有起色，走向现代化的高楼逐年矗立在市区上空，榕城的市容日新月异，这恐怕是远居北国的“老乡”难以想象的。

就在我们两人都称之为“第三故乡”的榕城，我生活着，工作着，思考着。年复一年，我也有知心朋友和许多值得依恋的往事。我将继续走上福建的旅程，更广泛地涉足于多年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那些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在我未来的旅行手册上，将用我的心灵之笔，逐一把新的生活记录下来，加以描绘。有一天，也许再编一册《闽居纪程》续集也许。

岁之初，万象更新。春节转瞬即临。在千家万户欢庆新春的爆竹声中，我想，福建将如骏马起步，向着灿烂的前景奔驰。

我热切地贴耳倾听，来自广阔大地上的新时代巨大足音。

何 为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

家庭中一个喜庆之日。

目 录

第一辑

(1959 — 1965)

榕城赋	• 3 •
白鹭和日光岩	• 9 •
武夷山水	• 16 •
壶江新屋	• 25 •
张高谦	• 34 •
留念	• 61 •
火光星花和铁锤声	• 70 •
大海岗哨	• 76 •
“汤匙船”和远航的船队	• 81 •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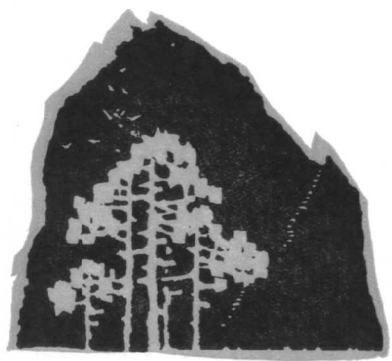
(1976 — 1981)

临江楼记	• 91 •
从苏家坡到古田会址	• 96 •

纪念图印小集	• 103 •
土墙上的留言	• 111 •
节日书简	• 115 •
松涛	• 121 •
山城莲塘	• 129 •
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 135 •
风雨夜航图	• 142 •
不朽的“字帖”	• 149 •
彩眉岭遐思	• 161 •
书的经历	• 169 •
湖畔	• 179 •
飞雪的春节	• 188 •
山乡的渡船老人	• 194 •
美的留影	• 202 •
小灯	• 210 •

第一輯

一九五九——一九六五



榕 城 赋

花香袭人的福州，我来到这个阳光明媚的城市刚好是在茉莉和玉兰盛开的季节。在街上漫步，蓦地一阵暗香浮动，原来道旁的树上全是星星点点绽开的白兰花蓓蕾。这种花在上海街头的卖花女手中是论朵计值的，可是在这儿却是繁花压枝密密匝匝地长满在沿街的树上，行人路过几乎伸手可触。茉莉花通常是焙制成香片，作为一种饮料来到广大人们的手中。然而在这个城市里，新鲜的茉莉花到处灿然微笑，剔透玲珑的白色小朵令人喜爱。以惊人的劳动力名闻全国的福建妇女在劳动时没有忘记在发髻间簪上一朵香花。那些香精厂里的工人站在竹梯上用熟练的动作把香花投入身旁的竹筐里。

但福州毕竟是以榕树众多著称。我从来没有到过个城市，城里的大街小巷会有那么多腰围数抱高可参天的榕树。很少有一种树象榕树一样在枝柯

间飘垂着褐色的大胡子，成串成串的须根长可及地，树根又从泥土里虬结盘错地伸展到地面上。这种大树本身就是一首诗，它越过时间的长河，屹立在土地上，人们可以从布满年轮的榕树树身上读到这个城市的编年史，榕城这个称号也是十分雅致的。

早就听人介绍过这个座落在祖国东南海滨的古城了。因为面临海防前线更使人长久以来就产生深刻的印象。虽是初见，却又似曾相识：举世闻名的福州脱胎漆器，典雅的寿山石刻和精巧的木雕工艺美术品，正是因为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使福州这个城市一直给人带来广泛的印象。鸦片战争后，这里被帝国主义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一百多年来在这个城市写下了屈辱的一页。还有焚毁鸦片抗击英帝国主义者的清朝名将林则徐，当地居民至今还能为你指点他的故居和手书石碑等等。

然而最诱人的还是那些带着炎炎的南国色彩的亚热带果树。

诱人的果树！当上海到福州直达火车过了南平，列车沿着山明水秀的闽江向东南方蜿蜒行进时，车窗外漫山遍野一丛丛一棵棵全是荔枝树、橄榄树和柚子树，这些果树对每一个初次来访的人是如此新鲜，它一开始就带着灵感的闪光来到我的心中，接着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寓所楼窗外种着两棵龙眼树。纷披的枝叶几乎要探身入室。八

月，龙眼成熟的季节，树上出现的累累果实招致孩子们成天在树下打转，等待着一个小小的成熟的果实幸运地掉在头上。

这样一块名副其实的福地上，应该是富裕而繁荣的，谁能想到解放前却是一片荒芜！落后，贫困和肮脏，到处充满了灾难与祸患。据说那时没有一年不发大水，水深及膝，陆地行舟是当年市区的写照之一。除了少数供洋人享用的南台住宅区以外，城内栉比鳞次的木屋年久失修，不是变得偃偻就是濒于倾圮。当自来水还是几十万市民难以企及的奢望时，历年火灾不知使多少人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纸褙福州城”于是就成为人们的一句口头禅。解放前最可怕的是疫病流行，鼠疫和霍乱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死亡。全市根本谈不到工业基础，一座日产两吨粗报纸并且经常停工的纸厂，几个微不足道的小火柴厂，此外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所谓“机器厂”，充其量只有几把老虎钳和一部手摇车床用来修配机器而已。有一百五十五年历史的福州脱胎漆器手工业，在解放前几乎奄奄一息，陷于停顿。加以福州地处偏僻，交通阻塞，这个素有“福地宝城”之称的城市，在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最后几年已成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苦难之城。

当一个十年前随军南下的干部告诉我这些旧事的时候，我几乎难以置信。以前我从未到过这个地